

老君山的雪景

蔡月萍(太白湖新区)

几天来,网上不断有人分享老君山雪景之美,金顶雾凇与云海交织,宛如仙境。预报说周五又将迎来一场雪,无疑会锦上添花。抱着这样的期待,我决定周六奔赴老君山。

周五上午,雪没有如约而至,预报说延迟到下午。等到下午,真的下了。起初很小,雪花零零星星的。我既盼着雪下得大些,又担心雪势过大会影响次日出行。第二天一早,院子里银装素裹,夜里竟下了场中雪。老公嘟囔着:“这还能去吗?”我们到路边查看,确认车辆可正常通行,便按原计划出发。

坐上大巴,天空又飘起零星雪花。济宁高速封了,需从菏泽高速口上。往西走,雪花更大更密了,我暗自担心菏泽高速是否能正常通行,好在一切顺利,只是车程因此耽误了近两个小时。

不知不觉间,天晴了。出发前还被叮嘱雪天出行注意安全,此刻车窗外已是阳光普照。西边不是预报也有雪吗?怎么没下呢?看田野里的积雪也没我们那里厚。千里奔雪,不会到了

却没有吧?领队安慰道:“有雪,肯定有!老君山海拔两千多米,雪不会化,雾凇非常漂亮。”

因为到达目的地较晚,爬老君山来不及,先去了追梦谷景区。山上积雪薄薄的,台阶有点滑,好在都有扶手。石壁上、草叶间一小堆的雪,像开出的白花,也挺好看。山间小溪流水潺潺,冬天更显柔美。只是这里树上无雪,只能期待第二天上山再看。

由于连续两天晴好,让朝阳面的山体已不见积雪,树上的雪也都化了,没有期待的雾凇。直到登顶,也未见到想象中的雪景。有人说,昨天山上漂亮极了,全是雾凇,但风大,冷得厉害。领队说我们昨天到得太晚,如果昨天登山,也能看到绝美的景色。仅仅一天之隔,气象迥异。好在阳光下登山,暖暖的,像春天一样。我便放下看雪的念头,安心欣赏山景。

就这样,虽然老天也帮忙准备了雪,我们还是与老君山的雪景失之交臂。看来,老君山希望我们再来一次。

砸冰

代新萍(任城区)

漫步在老运河岸边,看雪花纷纷扬扬飘落。蓦地,童年冬天的记忆,连同那满溢欢乐的笑声,一股脑地涌上心头……

清晨,妈妈在窗边的炉子旁准备早饭。我裹着棉被向外望,玻璃上结着层层冰花,我知道,今天一定特别冷。不过,一个念头,却在我心里雀跃起来。

爸爸妈妈上班去了,临走前叮嘱我:“萍萍,老实实在家待着,可不准去河里溜冰啊!”我压住心里的兴奋,低声应道:“我在家看小人书!”他们满意离去,话音刚落,我就一骨碌从暖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,套上厚厚的棉衣,溜出了门。

家门外不远就是老运河。小伙伴们已经三三两两地缩着袖子在等我了。

“萍萍来了!”“咱们怎么玩呀?”

我踩了踩厚实的冰面,大声宣布:“砸冰!”

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。我带着他们去找岸边的石头和木棍。这时,一个男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,把一把锤子塞给我,一脸骄傲:“萍萍,我把俺家的大锤拿来了!你先砸!”

我试探着砸下去。锤子有点沉,但很快,冰面就“咔嚓”一声,出现了裂缝。冰面“开花”了,裂纹向四面八方延伸。胆小的女孩不敢靠太近,怕冰裂了掉下去。我可不怕,冰厚着呢!我撬起几块厚厚的冰块,递给她们。

开心的女孩会举起冰块对着太阳照,那里面的光芒,足以满足一个孩子所有的好奇;男孩们则勇敢地把冰块当球踢,看谁的“冰球”跑得更远。我把晶莹的冰块拿在手里,见有个男孩偷偷舔了一口,也忍不住咬了一小点,让它在我嘴里慢慢融化——那股冰爽劲儿,比夏天吃雪糕还过瘾!

我们在运河的冰面上滑行、嬉闹,摔倒了也不喊疼。那份单纯的快乐,足足陪伴了我们一整个上午……

如今,我的脚步流连于城市的各个角落,日渐繁华的景致,渐渐掩去了童年的景象。现在的孩子,大抵也没有那样一片可以肆意玩耍的冰面了,想来总有些许惋惜。然而,老运河冬天的欢腾,却始终留在岁月的深处,每每在冬日里,为我带来一丝温馨的慰藉。

冬的序曲

陈玉玲(兖州区)

周末与爱人自老家归来,途经龙湖湿地公园。道旁的梧桐,叶片早已落尽盛夏的繁华,唯余几片焦褐的叶,固执地悬在枝头,像为逝去的季节守着无声的诺言。湖水静默,不见碧波轻漾的活泼,只幽深地倒映着天光,如一方冷却的青釉。岸边的芦苇顶着灰白芦花,在风中如雪飞舞,枯黄的茎秆在斜阳下泛着金色微光,交织成冬日里一片坚韧而温柔的风景。这便是冬的序曲,它不似春的热烈、夏的恣意、秋的饱满,只以一身素净与孤寂,为岁末时光徐徐拉开帷幕。

这清寂景致,总叫人想起白居易笔下“已讶衾枕冷,复见窗户明”的意境——夜读至深,忽觉枕被沁入寒意,举目望去,窗外已是皓白一片。冬的到来总是这般:先以微寒轻触你于无形,再以一片澄明摄住你的心神。它不似其他季节以斑斓色彩与丰饶物产宣告其存在,只是沉默地收敛,将喧嚣纳入怀中沉淀、净化。宛若一位画者,在绘

尽姹紫嫣红后,终于铺开素笺,仅以墨色深浅勾勒出天地之间的风骨。

这样的冬意,像是人到中年的心境。年少时贪恋春华秋实,爱那蓬勃的生机与沉甸甸的收获;而今却懂得欣赏冬日的“删繁就简”。它褪尽浮华装饰,让山显露嶙峋脊线,让水回归本真清澈,让树木裸露质朴筋骨。这何尝不是生命的智慧?走过熙攘,历经纷繁,方觉最难得的,原是这般如冬日天空的清明与坦荡。那些热烈丰盈的往昔固然值得珍藏,而眼下这疏朗静谧的时分,更适宜安放沉思与回望的心。

归家时,暮色渐浓,风中的寒意又添几分。时值小寒,我却不觉萧瑟,反有一种被清冷洗涤后的安然。冬的序曲已悄然奏响,且让我温一壶暖茶,就着窗外的树枝与渐沉的暮色,静静地听。在这看似万籁俱寂的底色里,正有新的诗行在泥土深处、在草木根茎、在每颗渴望温暖的心中心中默默生长。

乡村雪忆

李瑞华(梁山县)

小时候,老家的冬天经常下雪。往往是毫无准备,一觉醒来,院子里已积了能到脚脖子深的雪。

窗户几乎全被大雪封住。开门的刹那,雪墙就往里倒,家人赶紧摸起扫帚,先扫一条通往厨房和茅房的路。

奶奶起得也早,正弯腰抽开堵鸡窝的石板。第一个出窝的老母鸡,张惶着迷瞪的小眼睛,脚步迈得迟疑——眼前的景象,让它认不得原本熟悉的小院了。

父亲和哥哥拿上木锨、扫帚爬上屋顶扫雪。陆陆续续地,邻家房顶上也传来了扫雪声。

伴随着厨房烟筒里冒出的袅袅炊烟,小村在一片银白世界里醒来。

上午十点多,积雪已被乡亲们打扫得差不多了。太阳一出,雪开始慢慢融化。人说,水凝固了就变成了冰。冰是睡着了的水,水是醒着的冰。

冰睡得很香很甜,直到把自己睡成凝固的诗、透明的散

文——可不是么,你看农家秫秸扎的房檐下,悬挂着一排晶莹剔透、形态各异的冰挂,多漂亮!

孩子的天性总和吃有关。看到这晶莹的冰琉璃,就找来棍子敲打。落在地上的冰凌被摔成几截,我们捡起来就往嘴里塞,嘶哈地吃,好凉好过瘾!尽管没有任何滋味,但“咯嘣咯嘣”嚼着这免费的冰块,竟也嚼出了夏天吃棒冰的感觉。

大人们看到总要制止,怕吃了闹肚子。我们却毫不在意,只管陶醉在这简单的快乐里。若是爬上木梯,就能摘到整根的大冰凌,每人一根,当作长剑玩搏击的游戏。冰凌在手里握久了,渐渐融化,小手冻得通红,我们就扔掉,再比赛谁投得更远。小时候没有电视,没有手机,我们就在这冰雪之间,寻到了最单纯的乐趣。

老家的冬天,极冷,也极美丽。而那晶莹剔透的冰琉璃,就成了我童年冬季最美的回忆。

